

師說

韓愈

古之學者必有師。師者，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為惑也終不解矣。

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，固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；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，亦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。吾師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？是故無貴無賤，無長無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。

嗟乎！師道之不傳也久矣！欲人之無惑也難矣！古之聖人，其出人也遠矣，猶且從師而問焉；今之眾人，其下聖人也亦遠矣，而恥學於師；是故聖益聖，愚益愚，聖人之所以為聖，愚人之所以為愚，其皆出於此乎！

愛其子，擇師而教之，於其身也則恥師焉，惑矣！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，非吾所謂傳其道、解其惑者也。句讀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師焉，或不焉，小學而大遺，吾未見其明也。

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不恥相師；士大夫之族，曰師、曰弟子云者，則羣聚而笑之。問之，則曰：「彼與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。」位卑則足羞，官盛則近諛。嗚呼！師道之不復，可知矣。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齒。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歟！

聖人無常師，孔子師郯子、萇弘、師襄、老聃。郯子之徒，其賢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。」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；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，如是而已。

李氏子蟠，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藝經傳，皆通習之；不拘於時，學於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，作《師說》以貽之。

【譯文】

古代求學的人必定有老師。老師是傳授道理、教授學業、解答疑難問題的人。人不是一生下來就懂得道理的，誰能沒有疑難呢？有了疑難卻不跟從老師學習，那些疑難就始終不能解開。

比我早出生的人，本來就比我早懂得道理，我應該向他學習；比我晚出生的

人，要是也比我早懂得道理，我也應該向他學習。我要學習的是道理，哪管他生得比我早還是比我晚呢？因此，無論地位高低，無論年長年少，道理存在的地方，就是老師存在的地方。

唉！從師學習道理的風尚已經都不流傳了！想要人沒有疑難也很困難啊！古代的聖人，他們的能力遠遠超出一般人，但他們尚且要跟從老師，向老師請教；而如今的普通人，他們的才智遠不及聖人，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；因此，聖人愈來愈聖明，愚人愈來愈愚昧，聖人之所以能成為聖人，愚人之所以成為愚人，大概都是由於這個原因吧！

有些人疼愛自己的孩子，會選擇老師來教孩子，而他們自己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，真是糊塗啊！那些孩子的老師，教孩子學習書本的內容和文句的停頓方法，但他們卻不是我所說的那種傳授道理、解答疑難的人。不知句子停頓的方法，解決不了的疑難，有的人會向老師請教，有的人卻沒有向老師請教，他們只顧及了一些小方面的問題，卻拋棄了大的學問，我並不認為他們的行為是明智的。

巫醫、樂師和各種工匠，不以互相學習為恥。而士大夫這一類人，每當聽到有人稱呼別人為老師、稱自己為學生時，就會聚在一起嘲笑那個人。我問他們為什麼嘲笑別人，他們就會說：「他們的年齡相近，修養和學問也差不多。」如果把地位低的人當作老師，那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；如果把職位高的人當作老師，那就接近乎諂媚了。唉！由此就可以知道從師學習的風尚難以恢復的原因了。巫醫、樂師和各種工匠，是士大夫們所不屑的，但如今士大夫們的智慧卻不如他們，這真是奇怪啊！

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，孔子就曾經向郯子、萇弘、師襄、老聃請教過。郯子這些人，他們的賢德都不如孔子。孔子說：「幾個人一起走，其中一定有可以作為我學習的對象。」因此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，老師也不一定比學生高明；明白道理有先有後，學問技藝各有專長，只是這樣而已。

李家有個孩子叫蟠，今年十七歲，喜歡古文，六經的經文和傳文全部都學習過了；他不受時俗觀念的拘束，來向我學習。我讚賞他能夠踐行古人從師學習的風尚，所以寫這篇《師說》來送給他。